五禮通考

北京圖書館
L062
2

門口 12
號 1062
卷 2

五禮通考卷第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
大學士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
參校

吉禮一

圜丘祀天

蕙田案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天為百神之君天子為百姓之主故惟天子歲一祭天周禮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冬至取陽生南郊取陽位圜丘取象天燔柴取達氣其玉幣牲牢尊俎樂舞車旗之屬各以象類雖一名一物之微莫不有精意存於其間故曰郊所以明天道又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自禮經不明章句之儒羣言淆亂朝

堂之上議論紛拏六天始於康成合祭起於新莽排擊者不遺餘力然行之數千百載而未已大都沿註疏者失之愚因前代者失之陋樂簡便者失之怠皆非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茲輯祀天門以經爲斷以史爲案經傳爲之綱領疏解爲之條貫正其紕繆一其異同而歷代典禮之得失廷臣建議之是非洞若觀火議禮家可考覽焉

易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疏帝天也此時以享祭享于帝明靈降福）（朱子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爲下郊之吉占）

渙卦象下傳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疏先王以渙然無難之時亨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廟以祭祖考）

鼎卦象下傳聖人亨以享上帝（疏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云亨）

書經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繫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天神之禮（注建立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

王制天子祭天地（疏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

（集說講義謂祭天神于南郊祭地祇于北郊）

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疏天子至尊而猶祭于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于下天）

（高祖上故云定天位也）

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注百神刻宿也（疏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感故云受職）

禮器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祀帝于郊敬之至也）

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

于郊故謂之郊

陸氏佃曰言天無所不在以我祭于郊而已于國則已褻于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

郊所以明天道也（注）明謂則之以示人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祭義惟聖人爲能享帝（注）謂祭之能使之享也帝天也

仲尼燕居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注）仁猶存也郊有后稷（疏）仁謂仁恩相有念也鬼神謂人之鬼神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朱子章句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蕙田案南郊分祀天地此泛言郊似不專主乎天也以其對社而言故朱子以爲祭天耳然社亦非地之正祭也詳見後說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祭之于南郊祭之于北郊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其言之

漢書郊祀志云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洛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

共一時祭享之禮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崑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還有方澤之祭○又曰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壇壝樂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

禮經會元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于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方則以立夏禮赤帝于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帝于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于北郊此則有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爲合祭者徒見所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愚故謂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

陳氏禮書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

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圓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燎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之間則壇必設于圜丘之南坎必設于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于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脅其羹太羹其器犧尊疏布冪樽杓豆登鼎俎簠簋匏陶之類其藉蒲越槀秸其歌樂黃鐘太簇奏太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擩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

羅泌路史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人君之事天地正如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耳般之祀四嶽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于太壇瘞埋于太折太壇南郊之壇太折北方之

坎壇于圜丘南坎于方澤北是故圜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圜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圜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圜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駈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圜中規折方中矩燔柴于太壇瘞埋于大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圜鍾爲宮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函鍾爲宮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圜鍾以禮天神函鍾以禮地示黃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朱氏鶴齡曰周禮冬至祀昊天于圜丘夏至祀地祇于方澤禮記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天地分祭禮有明文後世人主每不克兼行蓋禮儀繁重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故多主合祀南郊之說宋元祐間蘇子瞻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爲合祀天地之証是不然夫昊天有成命乃成王即政郊見上帝之詩序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者并及母經典多然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

之性也亦兼地言之若如子瞻說則周人本無合祀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祀天而詩不詳言天者以天無聲臭非形容之可既也周郊配以后稷而詩不及稷者以獻稷自有思文又受命配天始于文武則專稱二后其宜也昊天不可形容故成王不敢康以下推本文武受命對越上天之小心以形容之頌文武即以頌昊天也

蕙田案南郊北郊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訟考分祭見于周禮之圜丘方澤禮記之泰壇泰折厥有明文合祭則無之也而後人以北郊不見經傳爲疑案漢書志載匡衡張譚議有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引禮記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語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本固不特注疏爲然是不得謂之無據也合祭自王莽始後之君臣圖宴安憚勞費于是曲爲附會徙徙以名詰用牲于郊牛二謂經文無北郊及昊天有成命詩歌天不歌地爲辭夫周禮稱圜丘方澤亦未嘗有南郊之名郊特牲之變圜丘爲南郊亦猶祭法之言泰壇同實而異名耳且言南正以別于北而經之汎言郊者皆統天地可知何必以無北郊之文爲疑也至宋蘇軾以詩序郊祀天地謂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今祭地于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是不知圜丘方澤正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爲一祭則但云郊

祀足矣不必標舉天地也孔疏云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其意甚明若謂歌天而不歌地考詩詞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意謂我周受命而爲天子當主天地之祭此猶言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指天之功德而歌頌之也是終篇雖未嘗歌地并亦何嘗歌天蘇氏迺指一天字以爲歌天不歌地過矣夫此詩唯不稱所祭之功德而成王不敢康以下但言主祭之基命宥密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固不得據爲合祭之証也考天地之祭漢時或分或合後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餘皆主合祭其間廷臣建議惟宋紹聖中黃復言南郊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逮乎先帝始釐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瀆亂典禮此言深惡合祭病根明嘉靖時夏言疏駁霍韜周禮莽賊僞書不足據曰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果僞爲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澤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此言足明分祭之確據兩議可爲萬世定論矣夫自漢以來盈庭集議主合祭者往往不能奪分祭者往往不能屈合祭之勢可見人心之不可泯而主分祭之理可見人欲

之不易克觀明世宗南北郊之制甫定神宗
萬歷三年閣臣張居正進郊禮圖冊仍以孟
春合祭爲說其言曰冬至極寒而祼獻於星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時義
爲戾夫身爲大臣不以敬天勤民相儆勗而
以便安逸豫爲逢迎隱微深penetrate前後一轍良
可慨也我

朝定南北郊之祭
天子歲必親行破累代之陋規遵古經之正禮三代之
盛奚以加焉

右郊名義

蕙田案鄭氏注禮祭天之失曰天有六曰歲
九祭曰郊丘异丘則天皇大帝郊則感生帝
曰丘配礿郊配稷曰郊丘即禘曰禘郊祖宗
皆配天疏家發明皆依鄭氏爲說凡祭天禮
物樂舞皆分圜丘郊爲二處分天皇大帝感
生帝爲二禮諸儒痛辨極論附載後方各條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陳氏汲曰祀昊天上帝總言
祭天耳昊天猶言蒼天也
王氏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
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
體嫌于不能降用嫌于不能辨故言其降而與物
接則以昊言天言其升而與物辨則以上言帝
鄭氏鍔曰周禮有言天有言昊天十帝
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之類是也言昊天
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五帝序次所謂旅上帝張
瑾案五帝則張大次之類是也言天言帝神各不同至于昊天上帝則兼舉其
統天言之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主位乎上故曰上帝位爲最尊物無以
稱其德唯致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國語所謂精意以享謂
之禋
是也
方氏苞曰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此
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禋祀五帝則戒日舉昊天上

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諸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于陰而聖人所以格于皇天后土者惟在于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于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于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于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別見于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別見于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附諸儒辨鄭氏六天　天帝不同

郊特牲孔疏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聖證論以天神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無以王氏難鄭氏為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雷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郊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天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元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賈疏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

季夏六月土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謂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以布斗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大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帝五帝亦是大帝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疏知者見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　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注上帝五帝也春官典瑞旅上帝秋官職金旅于上帝注並同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鄭注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　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孔疏此祭上帝謂當方帝皇氏云謂感生帝義非也　春官典瑞賈疏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也　喪服小記鄭注始祖感天神靈而生大傳鄭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孔疏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　禮器饗帝於郊孔疏王者各祭感生之帝于南郊　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大旅祭五帝饗帝祭天犯疏祭天謂郊祭天鄭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圜丘俱包之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鄭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

事于上帝注魯頌皇皇后帝疏並同（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鄭注上帝大微之帝孔疏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大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　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鄭注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也孔疏上帝太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吴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是耀魄寶上帝為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吴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為二　又曰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鄭箋帝黑帝也孔疏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

蕙田案鄭氏註經文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耀魄寶天皇大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一天而數名又謂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一感生帝也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隨時代而變其病總在謂天有六而天帝為二

王氏肅曰天惟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上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

又曰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定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元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會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楊氏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于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尤爲不經且鄭注周禮祀昊天上帝謂即皇天上帝已知其爲一矣及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爲大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以五人帝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

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又曰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祭感生帝出於緯書正月祈穀經有明証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

陳氏禮書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異也

馬氏端臨曰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

李氏迂仲曰上帝即天也以其體而言之則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帝之與天果其有異乎孔氏以郊爲祭所感生之帝雩爲總祭五帝是皆惑於六天之說者也

觀承案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天一而已何得有六然帝既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此如心君然心一而已本無兩心然分而言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同豈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爲心哉康成天神之解所以不可據者以其溺於緯書既附會星垣又強立耀魄寶及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名目其大病尤在混禘於郊壇祖宗於明堂所以王肅諸儒力辨其非耳若謂五帝不爲帝六天不爲天則分爲四時何不可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列於五方何不可曰東天西天南天北天也哉然是就一時一方言之雖同曰帝同曰天而不得謂之

統體之天也即如程子謂乾坤外甚的是六
子誠哉六子即統於乾坤也然須知八卦成
列乾坤外原有六子但既同體而異形則不
得仍謂之乾坤矣故統觀諸儒之說自當以
冬至元日孟夏季秋四祭爲祀天之正而五
帝之祀第爲四時迎氣而不混於祭天之中
斯可廓清歷來之聚訟也已

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鄭氏鍔曰樂用圜鐘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圜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祀

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疏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言冬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王氏肅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

張子曰自秦漢而下多因怪異然後立郊如鄗時之類大抵不明于禮非正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

方氏慤曰冂爲陽夜爲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曰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

陳氏澔曰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于迎長日之至

郝氏敬曰每歲祀天非一如祈年大雩明堂之類皆是唯冬至爲重

附諸儒辨鄭氏長日至爲建卯月

郊特牲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孔疏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案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馬晞曰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

馬氏晞孟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

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非矣

蕙田案郊正祭之日見於周禮者二皆不言用辛用辛則魯之禮也魯有祈穀郊無圜丘正郊凡春秋戴記言魯郊處皆入祈穀門茲不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

陳氏澔集說配天必以始祖

附論註疏諸家九祭八祭七祭四祭二祭

曲禮天子祭天地孔疏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皇氏侃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享八也雩與郊祼爲祈祭不入數○王氏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　五經析疑

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楊氏復曰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注疏主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証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而耀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泪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馬氏端臨曰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郊爲祈穀十一月郊爲報本

蕙田案古者天子一歲祭天有四而冬至爲正祭春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郊特牲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冬至郊天一也月令孟春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此春祈穀二

也二者皆以郊名而配以后稷月令仲夏大
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左傳龍見而雩此夏
大雩三也春秋書郊又書雩則雩不得名郊
如有配或亦以后稷月令季秋大饗帝此秋
享帝于明堂四也明堂以文王配孝經所謂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樂記所謂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也四祭皆專祀昊天上帝而
冬至陽生爲正祭此不易之說也乃疏謂天
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夫祈穀雩祀大饗所
祀者上帝非五帝也五時迎氣祭五帝非祭
上帝也既誤以祭上帝爲祭五帝而五帝之
祭有八上帝之祭止一又誤以祭五帝爲祭
上帝而上帝之祭一歲有九況小宗伯明言
兆五帝于四郊何得以五帝之祭混于祭天
皇氏又謂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其謬與注疏
同而又牽入郊禘更屬支離王氏肅曰祭天
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馬端臨從之然除
去大雩大饗亦似未安惟程子謂歲之祭天
有四冬至祈穀大雩明堂較爲有據然祈穀
大雩祈祭也季秋明堂報祭也禮皆殺于冬
至而郊天正祭止冬至圜丘一祭而已

右四代郊正祭

虞書肆類于上帝（蔡傳肆遂也類祭名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

五經異義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朱氏祖義曰以物之類天者祀上天而告以陟位之事如天之色蒼則祀以蒼璧天之體圜則祀以圜丘

蕙田案此一條陟位告也後世新天子即位告祭之禮蓋本諸此類之名義五經異義之說頗新餘諸解皆不若鄭注之確故朱子書集傳取之以授蔡氏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疏〕燔柴爲祭天告至也

詩周頌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禮記郊特牲〔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乎上帝也天子適四方先柴〔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注〕方氏慤曰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

蕙田案以上四條巡狩告祭

商書湯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蔡傳〕神后后土也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朱子集註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傳〕于內曰類于野曰禡祭也〔疏〕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

朱子集傳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孔氏穎達曰王制言類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

周書泰誓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傳〕以事類告天

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疏〕欲將伐紂告天乃殷周禮太祝注用祭事告行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春官肆師凡師類造上帝（注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疏此以類造問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若依國四郊則是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

鄭氏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燕言之告天謂之類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疏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為釋詩然類不皆為師祭但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

蕙田案以上七條出師告祭

周書武成越三日庚戌柴（傳燔柴郊天先祖後郊自近始）（疏告天說武功成之事也庚戌周四月二十二日也各詰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立文不同）

陳氏祥道曰大傳武成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燎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

陳氏祥道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

蕙田案以上二條武成告祭

虞書咎詰丁已用牲于郊（傳用牲告立郊位于天）

蕙田案此一條建都告祭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于南郊者）（疏類乎上帝祭告天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豈特將出而有是哉于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咎宗類于上帝是也

蕙田案此一條將出告祭

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故謂凶裁也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疏旅是祈禱之名）

鄭氏鍔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江列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多而合祭旅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于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方氏慤曰上帝而曰旅者徧用事于四郊所祭非一帝也春秋傳鄭子産禳火祈于四鄘蓋其遺制

蕙田案注疏說旅義甚精訓上帝為五帝則非是下同

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

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蕙田案祀天正祭也旅上帝有故而祭也天與上帝則一而已

大祭祀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

眡瞭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注）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廞其絲器大旅則陳之

秋官職金旅于上帝則供其金版

禮記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

爾雅旅陳也

陳氏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

推此則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于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于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廞樂器爲明器以皇邸爲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于圜丘其義或然

蕙田案以上十條凶哉告祭

陳氏禮書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之大裁
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大祝六
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
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
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
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
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裁造則或于上帝或
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
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
類爲日月星辰蓋以四類是禡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
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
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
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云至於岱宗柴詩言巡守

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于其將出則類
上帝于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于其將出亦類上帝
于其所至特禡于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
而退柴于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
此蓋類禮也何則書于舜之既受命則類于上帝于
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
禮也于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
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
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于正祭與旅也觀祀
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
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于四郊則類上帝
蓋南郊乎
楊氏復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議

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噓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噏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爲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于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

蕙田案詩書周禮禮記言類祭者不一然不

外陟位行師巡守諸大事蓋王者事天如事
父子之于父也出必告反必面王者無一息
不與天合漠則無一舉動不與天昭鑒故聖
人制禮俾王者有事將出必正其義類而告
之于天陟位承天子民之始也出師恭行天
伐也巡守大明黜陟也皆義類之正大而不
可以已者然則類之爲名或亦正其義類而
告之之謂乎造祭之禮見于肆師大祝詛祝
皆以類造並言竊以造者至也傳言公行告
廟反行飲至曾子問亦云諸侯出門反必親
告祖廟以是推之則天子將出而類即出必
告之義既反必造上帝兼造于廟猶反面之
義肆師等職所云兼行與反而言然則造之
爲名即以爲述其既至而告之似與類更有
別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陳氏禮書
謂大故皆凶災之類爾雅曰旅陳也或即陳
其情事而告以祈之之義乎如此則三者皆
爲告祭而命名取義稍爲親切若注疏以類
爲依倣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倣爲之也以
旅爲陳其禮物豈正祭類祭大饗不陳禮物
乎又訓造爲即而以新爲壇兆解之又曰造
猶即也爲造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造與類更
無分別今臚載諸家之說而畧推廣其義以
俟後之論禮者

右四代告祭

羅氏路史太昊伏羲氏爰興神鼎制郊禪炎帝神農

氏爰崇郊祀帝嚳頊高陽氏作五基六誧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黍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磬享上帝以中蕤帝堯陶唐氏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

蕙田案刪書斷自唐虞今所載皆據六經爲首唐虞以上事蹟見于諸子百家者附錄于條末不敢信亦不敢棄也後同

五禮通考卷第一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二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疏言圜丘者按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

蕙田案賈分丘與郊爲二故云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斯謬甚矣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注壇封土爲祭處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　疏此祭感生之帝于南郊按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于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

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方氏慤曰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于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于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

禮器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馬氏晞孟曰天者尚之極者也故爲高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因吉土以享帝于郊因天之事也
陸氏佃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于此蓋有奠吉存焉而昧者不知也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汪燔柴於壇下祭地而設正祭此尚法也
郊特牲祭天埽地而祭焉于甘質而已矣
逸周書作雒乃設兆於南郊以上帝
爾雅非人爲謂之丘
廣雅圜丘太壇祭天也
禮記外傳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于圜丘諸侯不祭天
通典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爲遠郊近郊五十里
陳氏禮書祀天于南郊地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澤中之方丘泰壇自然之丘泰折人爲之坎壇設于圜丘之南坎設于方丘之北古者郊祀如此更秦則與廊窔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祀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駾駒龍馬一切依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知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郊先王之禮廢殆盡良可悼也

附諸儒辨鄭氏郊丘不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禮記大傳不王不禘鄭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祭法有虞氏禘黃帝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燔柴於泰壇孔疏此祭感生之帝

於南郊　天司樂賈疏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王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　郊特牲孔疏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于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鄭云春迎青帝于東郊夏迎赤帝于南郊季夏迎黃帝亦于南郊秋迎白帝于西郊冬迎黑帝于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于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于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享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于丘乾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于壇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次則于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于太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

王氏肅曰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郊之日歷象日月星辰則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又曰郊與圜丘是一馬氏晞孟曰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非也

陳氏禮書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日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于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徵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

蕙田案郊丘非二地無二祭王肅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馬氏謂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郊之壇蓋王者于國之南郊因吉土以築壇丘也郊特牲曰郊之日歷象日月星辰則郊日以至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又曰郊與圜丘是一馬氏晞孟曰郊者圜丘之地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郭璞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禮器云因吉土
以享帝于郊是也爾雅非人爲謂之丘吉土
必高故曰丘築壇象天之圜故曰圜丘亦曰
泰壇泰壇即圜丘圜丘即吉土故曰至敬不
壇蓋以自然之丘爲壇爲高必因丘陵而非
謂祭天無壇也記曰于郊故謂之郊則舉一
郊而圜丘泰壇統之是無二地矣周禮冬日
至祭天于圜丘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則
非二祭矣乃註疏于大宗伯大傳祭法郊特
牲大司樂誤以郊丘爲二地二祭于是所祀
之帝則有天皇大帝及感生帝之異豈知天
一而已無二天安有二帝至感生帝之說尤
屬不經王肅已非之所配之帝遂有帝嚳后

稷分配之異夫大傳所云禘也宗廟之大祭
非祭天也乃鄭氏誤以禘爲郊天于是遂有
帝嚳配天之說不知郊是祭天配者稷也非
嚳也然鄭氏所以分郊丘爲二地二祭者孔
疏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是玉不同考蒼璧四圭非兩玉也蒼言
其色璧言其質四圭言其製四圭四面各一
圭蒼以象天之色璧以象天之圓四圭以象
天之四時尺有二寸以象天之十有二月圭
之本著于一璧亦以象乾元統天也本不必
分爲二玉又何緣爲兩祭之證耶又徐邈曰
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
與郊各有所執楊信齋曰於蒼璧言禮於四

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初蓋一祭而兩用即如是說則亦足以破鄭氏兩祀之謬矣孔疏又云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云用騂犢是牲不同楊信齋曰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爲大赤周爲赤色用騂犢又何以蒼璧爲疑夫玉以禮天至敬也故取象天之色牲則各從所尚如元牡白牡之類若玉必用赤則且混于赤璋之色矣何玉與牲必同色耶孔疏又云冬日至圜鍾爲宮祀天神乃奏黃鍾歌大呂是樂不同陸佃曰圜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凡樂圜鍾爲宮冬日至于圜丘奏之天神皆降黃鍾祀神之樂也故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所用之樂雖不同不害其爲同祭斯亦理之可信者據此則鄭注之所拘泥者可以盡破而帝天之殊號配祭之異帝尤爲惑于讖緯而不足辨者矣

右郊壇

易豫卦象上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陳氏禮書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

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其遠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顓頊商宜郊嚳其說非也

國語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陳氏禮書言虞氏郊宗異于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後在夏商爲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禮是也由是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于祭法者蓋宋禮與附辨註疏諸家禘郊祖宗皆配天嚳稷分配圜丘郊名禘祭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鄭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

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孔疏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宗祖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以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惟圜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此餘處爲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按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黃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五神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虞夙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　周禮大司樂鄭注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配之　禮記大傳鄭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　郊特牲孔疏王肅以郊特牲云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于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

王肅全
故以圜丘為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祭法云禘郊祖宗嚴父配天則圜丘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惟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于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為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曰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圜丘之祭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享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叔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

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于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郊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楊氏復曰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者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為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為祖廟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黃帝之元

孫而帝嚳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黃帝於帝嚳頊之廟而以帝嚳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吞元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帝嚳于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郊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黃帝生元嚚元嚚生蟜極蟜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帝嚳即堯之父也帝嚳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嚳頊配天爲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嚳頊爲祖仁之至義之盡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用而績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

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帝嚳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嚳頊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是也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啟夏祚既以顓頊爲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爲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爲殷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爲受命之祖詩曰衍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爲不毀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爲周之祖然武王之功起于后稷故周以后稷爲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爲受命之祖所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爲祖故武王爲宗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始立武王之廟爲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從而推明之爾

馬氏睎孟曰禘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爲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爲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爲未足盡祭享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攷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嚳

王氏肅曰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

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

趙氏匡采曰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祖之所自出鄭云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

楊氏復曰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惟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郊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元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唯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

又曰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

文獻通考馬氏曰祀天莫大于郊祀祖莫大于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畧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于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

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于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于康成也蔡氏德晉曰禘與祖宗非祭天之名帝嚳及武王于周未嘗有配天之事不得謂冬至圜丘爲禘以嚳配季秋明堂爲祖宗以文武並配也祭法之禘與大傳小記之禘其義則一不得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大傳小記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于郊也大雩大享並非祀五帝不得配以五人帝徧及五人臣又不得于大享時抗五神于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也蕙田案祭有郊有宗廟周禮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月令天子元日祈穀于上帝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月令大雩帝左傳龍見而雩圜丘以冬至祈穀以孟春雩以仲夏三者皆郊祭天也禘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祫以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祠禴嘗烝謂之時享皆宗廟之祭也二者固截然矣乃鄭康成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奏之曰此禘大祭也是以圜丘爲禘也注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謂祭昊天于圜丘是以禘爲圜丘也注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曰謂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是又

以郊爲禘也既分郊丘爲二祭又合郊丘爲
禘祭惑誤滋甚王肅發其端趙氏楊氏詳其
辨諸家從而引伸之可謂廓如矣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

呂氏大臨曰郊者推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明堂則以其宗配之周氏諝曰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鯀殷人郊冥皆為配天於圜丘而祖顓頊與幷之類疑為配帝於明堂然昊天尊於五帝而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嚳與鯀而幷又先於冥今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幷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蓋明堂之禮雖見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大祖也而為大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毋者為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大祖故后稷為大祖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為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如此

陳氏祥道曰天之精氣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圜丘或祖宗之以配於明堂所謂祖宗者蓋離而貳之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文王為祖而孝經又以文王為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宗未必非明堂之類也

程子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以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

楊氏復曰鄭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

家語郊問定公問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

返始也故以配上帝

大戴禮朝事篇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

春秋定三年公羊傳郊則曷爲必以祭穆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匹合也無所與合合則不能行）

詩周頌思文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疏后稷配南郊）

右配帝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疏徧報大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此祭者日爲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爲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爲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爲主人又以君爲主也

陸氏佃曰禮務質畧是之謂大報若社不美不足爲報也故曰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

馬氏晞孟曰郊者所以祀天昊天上帝者天之貴神也神不得見故大報天而以日爲主祭于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畧也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注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疏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

周氏諝曰大報天當以昊天爲主此言主日誤矣

楊氏復曰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唯恐誠意

之不至豈容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於上帝而後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名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溷也案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襄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埽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蔡氏德晉曰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於郊之日附祭日月於壇上

蕙田案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典瑞圭璧以祀日月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則日月固有正祭矣而禮乃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何也孔疏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日爲諸神之主猶如君燕羣臣以膳宰爲主人也配之以月自月以下皆祭蓋天帝獨爲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楊信齋謂祭天而主日配月非必百神從祀也莫尊于天莫重于郊祀豈容溷以百神之祀乎三正記曰郊後

必有望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蔡德晉從之又曰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于郊之日附祭于壇上數說不同今案上帝為祭主日月為從祀于義無傷乃曰徧報天之一切神夫冬至郊天本屬正祭亦可稱報祭然所報者天也天至尊故曰大非以報一切神為大也今乃云自日以下皆祭至另為一壇夫圜丘泰壇止一壇耳安得別有一壇耶楊信齋謂非必百神從祀似為近之但據三正記云郊後必有望而謂郊之明日祭之恐亦未必然何也望祭專主山川不得兼日月也春官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乃概言諸祭而非指郊後之祭言即書稱禋

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亦是各為一祭而非專指類上帝之明日則其說亦未的蔡氏云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于郊之日附祭日月于壇上則此條專就魯郊而言似為有理然尚須詳考

右日月從祀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　鼎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三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禮謂始告神時蔫于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禮神者必象其類

璧圓象天（疏）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辟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圓也

鄭氏鍔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

聶氏三禮圖案玉人云璧好三寸賈釋云古人造璧應圓徑九寸其注又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然則兩邊肉各三寸與此三寸之好共九寸也阮鄭二圖皆云蒼璧九寸厚寸是據此而言也又玉人璧好三寸之下云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以此而言是有九寸之璧也案崔靈恩三禮義宗云昊天及五精之帝圭璧皆長尺二寸今檢周禮爾雅皆九寸長尺二寸之璧未知崔氏據何文以為說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注）鄭司農云于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方氏苞曰典瑞職四圭有邸疑即蒼璧也

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疏司農云于中央為
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于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內
倍好為之四面各琢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面
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
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邸
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
鄭氏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托宿之義四圭
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各琢出一圭托于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托
于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
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

考工記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注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疏此圭典瑞直言所用禮神不言尺寸故此言之此直言尺二寸案典
瑞注先鄭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
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末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
據下祼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邸徑幾許
今既無文不
可強說也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
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
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
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

其說甚誕

〔石都集禮徐乾議曰周禮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蒼璧禮天兩玉不同而
並云祀天是有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
丘與郊各
有所施
鄭氏鍔曰說者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為
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
趙氏溥曰案典瑞注疏則四圭是就璧平出不是植立起者邸則於璧中琢成
寓宂然邸言宿邸歸着處也此圭乃植在神前欲天神降而依憑託宿於其中
如人有旅邸相似此是禮神之玉非事神所執之玉書云植璧秉圭是也夫銳
首曰圭凡物銳則利用故銳圭以象其用之利必四圭者象天德之覆無乎不
周必尺二寸者又
以象天之成數
〔王應電周禮傳典瑞言四圭兩圭為祀天地之玉而大宗伯復有蒼璧元璜等
玉以禮天地四方何也書金縢曰植璧秉圭蓋周之禮有所以祀神者植于所
祀之處若其圭然書所謂植璧即典瑞之四圭兩圭也有所以
禮神者執之以致禮若其所享然書所謂秉圭即此之六器也

楊氏復曰徐邈植璧秉圭之言若足以破注疏二天
之說或者又謂璧圓色蒼所以象天天有四時四圭
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所執之圭也伏睹國朝會要
禮制局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蒼璧以

象體四圭有邸以象用故於蒼璧言禮于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也此義與徐邈不同姑兩存之

陳氏禮書或曰大司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鐘太簇之類以祀天神地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又在禮之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畧不應如是之缺也

陳氏汲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圜丘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圜丘方澤安有天地之別崑崙神州之異哉蓋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爲精於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

蕙田案郊天圭璧分見于大宗伯典瑞之文二天緯書妄說紛起今合而考之康成指爲玉無煙臭本無燔燎降神之理則顯慶禮所言亦未可據也禮書引或說而駁之其言當矣惜其所自爲說者乃云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祭則又騎牆而入于鄭氏之誤也徐邈

鄭鍔以爲植璧秉圭一祭兼用其說似爲最
密然亦有不可信者六瑞六器並掌宗伯何
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
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
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若以爲所奠之玉不應
一節之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爲執玉則日月
星辰山川俱無奠玉況朝日既云執鎮圭矣
何又重言祀日乎求之經文反覆背戾以此
知陳及之說爲至確而不可易也至于趙
氏王氏推衍徐邈之說而泥于邸字反成植
圭秉璧其爲紕繆抑又甚矣
又案依陳及之說則祀天執玉竟無明文然
王氏詳說王氏周禮傳並于朝日之下註云
言朝日則郊天可知大宗伯王執鎮圭疏云
此王祭祀時所執則同執鎮圭理自無害不
必強分四圭兩圭以當之也

詩大雅雲漢圭璧既卒（箋禮禮神之玉又已盡矣　疏春官大宗伯典瑞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　葛氏象烈曰某神合用某璧某璧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謂之既卒也）

春官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制幣）

通典幣用繒長丈八尺（鄭元注當于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逸巡狩禮文也王用幣長短皆准此）

右玉幣

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

祭義天子爲藉于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以爲醴酪齊盛（注藉藉田也）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

粢盛

蔡氏德晉曰藉藉田也王以孟春躬耕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甸師帥其胥徒耕耨以終之傳所謂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即
此甸師之胥徒也時入若來麥夏熟禾
黍秋熟既熟即領之送入地官神倉也

禮記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
藉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注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粢盛之委也
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
子為藉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

國語周語廩於藉之東南鍾而藏之

陳氏禮書天子藉于南方正陽之位也廩于藉東南
長生之地也

周禮地官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齍盛謂黍稷稻粱之
屬可盛以為簠簋實
國語楚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　天子禘郊之事王后
必自春其粢

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

春秋桓二年左傳粢食不鑒昭其儉也

陳氏禮書祭祀之禮貴于出力以致養故王耕藉后
獻種夫人親桑夫婦相成以盡志力而後可以交於
鬼神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夫
人繅絲不過三盆則舂人
卒其事以供之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
或言盛或言粢盛大宗伯奉玉粢小宗伯辨六齍逆
齍大祝齍號之類此言齍而不及盛也閻師不耕者
無盛廩人共接盛饌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
也甸師共齍盛舂人共粢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
兼言粢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齍盛共之以
甸師舂之以舂人鬊之以鬊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
大宗伯逆之以宗伯然後立之以表鄭氏曰表為緻

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齍者玉敦也
大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
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
是

又曰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
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禮記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疏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又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

王氏應電曰舊說祭天無鬯觀大宗伯祀神鬼示之下總云泣玉鬯司尊彝職云大祼存與彝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鬯人鬯器不及祭天何也蓋祭天用陶匏貴其自然若因此而遂謂祭天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地祇豈祭地無酒乎

陳氏禮書生民詩維秬維秠毛曰秬黑黍也秠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之有二米者則別名之為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言秬秠皆黑黍矣

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耳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郭氏璞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即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為秠詩江漢秬鬯一卣注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筐云秬鬯黑黍香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禮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暢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可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久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為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明為鬯也筐以毛解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之曰鬯鬯非草名古今言鬯香草無稱鬱者用箋說為長又周禮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煮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貢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饗中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正義曰司農云十葉為貢百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煮之饗中停于祭前者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云天子其鬯酒因號為鬯草也又魏晉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金芸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倣服以降神也中象米七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凡鬯之屬皆從鬯鬱芳草也十葉為貢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開寶本草木部中草之華遠人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開寶本草木部中

爲不和鬱者考鬱人和鬱實奠而陳之是
鬱合鬯也宗廟重祼鬱人專掌祼事故實之
陳之皆鬱人大宗伯祭大神泜玉鬯玉鬯即
盛鬱鬯之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不用鬱
人即令鬯人供之也益秬黍所以爲酒必和
鬱而後爲鬯不得謂鬱人和鬯而鬯人之秬
鬯不和鬱也有鬱無鬯固不成酒有鬯無鬱
則與五齊同何以謂之秬鬯乎先王謹于祭
祀又以釀黍築鬻事各不同故分二職以掌
之耳正義于鬱人注云無鬯酒者文畧其實
和鬯酒也詩秬鬯一卣正義云禮有鬱者築
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
條鬯故謂之鬱鬯今考鬱字從鬯則鬱以秬

品鬱香味苦温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案魏畧云生大秦國
二月六月有花狀如紅蘭四月五月採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鬱金本經
不載所出州土蘇恭云生蜀地及西戎胡人謂之馬荣今廣南江西州郡亦有
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黄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黄赤
木部中品有鬱金香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
陳氏云爲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非也今人不復用亦無
辨之者故但
附于此耳
李氏時珍曰酒和鬱鬯昔人言是大秦國所産鬱金花香惟鄭樵通志言即是
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時未通中國安得有此草羅願爾雅翼亦云是此根和酒
令黄如金故謂之黄流其説並通○又曰鬱金有二鬱金香是用花此是用根
者其苗如薑其根大小如指頭長者寸許體圓有横紋如蟬腹狀外黄内赤

陳氏禮書禮或言秬鬯或言鬱鬯秬鬯以其
地至和之氣所生謂之鬯鬱鬯和之也鄭司農曰鬱十葉爲貫百
鬱鬯以其鬱合鬯也秬黑黍親耕以供鬱鬯
二十貫爲築以煮之其言蓋有所受也
蕙田案秬鬯即鬱鬯秬黑黍親耕以供鬱鬯
之用鬯人釀之鬱人築煮和之先儒因周禮
分鬯人鬱人二職遂以鬱鬯爲和鬱者秬鬯

罍得名而秬酒謂之罍又以鬱之香得名何元子曰主秬言則謂之秬罍主鬱言則謂之鬱罍是也蔡德晉曰肆師職大祭祀及祼築鬱大喪大渳以罍則築鬱則凡祭祀賓客喪紀無不和鬱明矣注疏謂鬱罍唯用之于宗廟之祼其餘天地社稷等祀止用秬罍者非又有以鬱爲罍草及合和而鬱積之等說亦非

右親耕粢盛秬罍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紅赤如今鄴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白醴以上尤濃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又禮器曰緹酒之用元酒之尚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言辨五齊之名者酒正不自造酒使酒人爲之酒正直辨五齊之名知其清濁而已云一曰泛齊者泛讀如泛泛楊舟之泛言泛者謂此齊熟時滓浮在上泛泛然二曰醴齊者醴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酒又此醴齊作時恬于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于大飲三曰盎齊已下其類可知

鄭氏鍔曰太古有明水以爲醴其後乃有元酒元酒之後又有五齊五齊之後乃有三酒至于酒則其味厚矣味之厚者先于薄味之薄者生于元酒而五者之中亦自有厚薄之齊自泛之醴自醴之盎自盎之緹自緹之沈非惟色不同也味亦不同非惟厚薄不同青濁又不同其齊不同則其名不同則不可以不辨故使酒正辨之蓋元一變始有泛齊成而泛泛然而滓則浮而上泛齊一變始有醴齊成而汁滓相將其體則厚而甜醴齊一變始有盎齊成而湝湝然其味得中過此以往然後有緹齊其色紅赤味已是酒故名曰緹緹言其是酒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此泛所以處五齊之先而沈所以處五齊之下凡此皆用以事神記曰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謂承天之祜又曰醴齊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渝也酸則盎爾澄則沈爾正辨其三酒四漿之物因名然後有實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今之舊久白酒也故曰舊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一曰事酒者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二曰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爲名三曰清酒者此酒更久于昔故以清爲名也事酒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舊久白酒況之但

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為新醳昔酒為舊醳清酒不得醳名中山郡名故魏都賦云醪酎中山沈面千日

鄭氏鍔曰昔之為言宿昔之意謂日久而漸清之酒也記禮曰昔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所謂舊醳之酒者昔酒也唯其澆而久故謂之舊醳逮其後也遂有清酒其色益清明記禮所謂醆酒澆于清是也醆酒盎齊也盎齊差清又以清酒澆之則知清酒之為大清矣

史氏浩曰事者方有事于糟漉昔者熟之而可久清者澄之而可飲

郝氏敬曰辦者酒正不自造掌其法以辨之而已齊劑同水米麴相劑和也米將化浮漚曰泛既變成糟曰醴糟發上溢曰盎糟久凝結如緯帛曰緹糟耗盡化其下清汁曰沈此五齊皆糟米沸者沸其糟成酒事酒有事新造者如少牢禮卜吉宰乃命為酒是也昔酒昔所久造者清酒造久澄清者王氏應電曰事酒因事而釀釀畢即漉所謂濁醪也昔酒久釀乃熟其味最厚所謂舊醳也清酒者熟而停久其色清其味醇即詩所謂祭以清酒也

陳氏禮書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

禮記郊特牲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注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于月之水也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注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元酒也

明水況齊貴新也

注況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況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注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

右酒醴

商書湯誥敢用元牡

集注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右牲

禮記郊特牲

注郊所以用特牲者天帝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又占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昜也

蕙田案占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特牲疏云天神尊貴故止一特愚謂天神對地祇人鬼特牲當對羊豕蓋不兼羊豕謂之特非必不可有二謂之特也註疏

諸家拘泥止用一牛而圜丘祀天燔柴實牲體郊事有全胥用之燔則無以祀用之祀則無以燔于是有分牲體供二處所用之說祭畢燔牲體之說帝牛稷牛之說皆聾聾也不知雖有二牛一燔一祀不害其為正祭之特也南北郊各用特不害其為更有燔牛瘞牛稷牛也如此則郊祀用牲之說可通矣

禮器祭天特牲（疏特一也天神尊貴故止一特也）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駹牲毛之（注陽祀祭天于南郊也毛之取純毛也）（疏昊天牲用蒼唯郊天不見牲色在此陽祀之中可知郊特牲曰郊之祭也牲用駹是南郊用駹也）

鄭氏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駹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紘之文本無抵牾也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用駹犢（注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疏按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陳氏澔曰周禮陽祀用駹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駹犢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者或是他祀與

郊特牲牲用駹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注尚赤者周也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

楊氏復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駹犢其色不同故以蒼璧蒼犢為祀昊天圜丘所用以駹犢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元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俱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赤故周為赤色用牲犢又如夏用元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璧為疑

陳氏禮書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駹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駹者陽之盛色

陽祀以騂爲主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盛色陰祀以黝爲主而不必皆騂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閟宮之騂剛信南山之騂牡閟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旱麓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脣曰犖詩曰殺時犖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

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注孕任子也）

陸氏佃曰據此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祭天容或乏少用牝犢也蓋今用犢甚少尚患難得其殺時不令母見始能割愛不爾不復食草鳴嗥至死乃已傳所謂猶懷老牛舐犢之愛豈虛言哉經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其所謂繭栗與牲正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羣公不毛雖曰少貶亦用其騂有不能給由是觀之雖用宗廟亦有通法有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宜如此

羅氏泌路史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牲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云郊特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唯牡也敢用元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騂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犖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為通非特為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于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陸氏佃曰言繭又言栗者言雖如栗亦可

徐氏如墉

國語楚語郊禘不過繭栗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于鬼神所求福之牛也共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劉氏小傳凡求讀如逑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名諡用牲于郊牛二）

羅氏泌路史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職人充人司門之類是也然則稷牛惟具而先王之牛必卜何也稷祀于郊

則屈而不伸故用求牛而與帝牛異元王享于廟則伸而無屈故用享牛而與帝牛同

高氏愈曰享牛饗先王之牛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求抹通角小貌即所謂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者

蕙田案享牛求牛鄭注專指宗廟之祭疏及劉氏以求牛為郊祀配神之牛即傳所云稷牛路史以為燔柴求神之牛高氏又以享牛為宗廟之牛求牛謂祭天之牛今考經文云凡祭祀夫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皆有如鄭氏說則專主宗廟劉氏又專指郊祀似俱未妥唯陳氏禮書謂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卜全不拘泥何祭所用似為得之蓋祭祀惟享帝享先王正祭之牛卜而後用餘皆臨時求取公羊傳云唯具是視是也況享牛雖既卜吉亦有時而更換註所云遭災是也他如禮天之燔牛配帝之稷牛祭地之瘞牛終事之繹牛牛人不得不多為儲畜以備求取則均謂之求牛可也至羅氏專以為燔牛亦太泥而高氏則求牛仍是享牛更為臆說

又按名詁用牲于郊牛二疏及劉氏謂帝牛稷牛路史謂求神祀神二牛蔡傳謂郊祭天地故用二牛按二牛即特牲也陳用之謂祀天祭地謂之郊同其用特牲亦同說是餘恐

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疏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

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職人謂充人）

王氏昭禹曰牛人牧人共牲者也共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凡散祭祀繫于閎門則職人非門人矣職人其充人之謂充人而曰職人以職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繫于牢芻之三月（注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疏）總養天地宗廟之牲王氏昭禹曰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旬在滌三月繫于牢芻之時也）

禮記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浚除處也唯具遠時又選可用也）（疏）通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用稷牲其祀稷牲臨時選其可用者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于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于稷者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國語楚語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之神（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

馬氏晞孟曰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帝之神以為民所福則為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注于鳥獸充肥之時宜省羣牲也五者謂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疏）視全具亦宰視所視也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物色騂黝之別也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者謂角繭栗角握之屬上帝天也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而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疏）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諸侯同王南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
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注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名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方氏慤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名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君名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駜牲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名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為祭牲故也

陳氏禮書純謂之犧完謂之犧故禮記言毛以告全左傳言雄雞自斷其尾犢其為犧則牷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也然牷者亦必完犧者亦必純禮凡言物其為犧可知也凡言犧牲其為純可知也湯之告天地以元牡用夏禮也揚子雲曰元牛騂白其升于廟乎兼三代之禮言之也先王之于牲以牡為貴而賤其牝以小為貴而賤其大以純為貴而賤其麤以充美為貴而去其疾故書曰敢用元牡詩曰白牡騂剛從以牲牡又曰殺時犉牡此以牡為貴也楚語曰郊禘不過繭栗記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此以小為貴者也

右犧牲

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棗栗桃乾蔆榛實菱芡栗脯糗餌粉餈（注籩皆竹谷實皆四升蕡枲實也鄭司農云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形故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形鹽鹽之似虎者膴腜生魚為大臠鮑者于樞室中糗乾之鱐者析乾之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乾蔆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菱芡也芡雞頭也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元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着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蔡氏德晉曰天子日四飯有四籩四豆祭祀一切陳之麷熬麥也蕡熬麻子也白熬稻也黑熬黍也鮑魚魚之火焙而乾者魚鱐魚之自暴而乾者餌餅也熬之故曰糗餈糗也膴米成粉而合蒸之因以粉言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

茆菹麋臡葵菹羸醢脾析蠯醢蜃蚔醢豚拍魚醢芹菹
兔醢深蒲醢醢筍菹魚醢酏食糝食(注)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
切之四寸為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粱麴及鹽
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肝隨醢或曰醬也有骨為臡無
骨為醢菁菔菹非菹鄭大夫讀茆為茅茅初生或曰茅水草杜子春讀茆為卯元
謂菁菔菁也茆蒲葵也麋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脇也或曰豚拍肩也
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蠯蛤蜃蛟蝓屋大蛤蚔蛾子鄭
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筍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若水
中魚衣故書雁或為鴻杜子春云當為雁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筍筍萌筍竹萌
酏糝也內則曰取稻米舂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糝取牛羊豕之
肉三如一小切之稻米
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蔡氏德晉曰菹有菜有肉全物若膊為菹其細切者為齏此節不言菹者皆齏
也醢醢醢之多汁者茆鳧葵即蓴菜也麋獐也凡菹醢皆以水草獸牝氣味相
成者為之如韭菹則宜醢醢昌本則宜麋臡也醢醢魚醢獨重見者以醢魚之
屬非一故也酏糝也以狼膏合稻米煎之為酏牛羊豕肉合稻米煎之為糝二
者內
羞也

禮記郊特牲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
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注)水土之品言非人
常所食旦當為神
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産也(疏)貴天産也者餘物皆人功和
合為之鹽則天産自然故云貴

天産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
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熊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

蕙田案籩豆之實郊祭無明證而周禮籩人
醢人有供凡祭祀之文則郊祭未必不統之
鄭注專謂四時禘祫拘矣地官舍人職凡祭
祀共籩簋賈疏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皆有
故云凡以廣之則賈已異于鄭矣郊特牲醢
醢煎鹽之尚貴于祭天條下明確可證夫祭
必備物記云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
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詎云
饗帝之物反不如常祭乎

右籩豆之實

禮記禮器越席(疏)越席蒲席也
郊特牲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注)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
明之也(疏)凡常居下莞上簟祭

天則蒲越藁鞂之尚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藁鞂之意今禮及隋禮藁鞂為祭天帝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

陳氏禮書德產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則藉用藁鞂越席藁鞂本于天然越席出于人為人為者不若自然之尤質故大路用焉則越不施于天神可知

蕙田案婦地而祭故以藁鞂藉神也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疏〕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為簋匏酒爵○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疏曰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匏以薦蕴醢之屬故詩生民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像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尊

方氏慤曰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

通典鎛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禮器犧尊疏布冪樽杓〔注〕冪或作幎樽亦白理也〔疏〕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為尊畫犧羽于其上或謂用犧為尊是夏殷禮也疏粗也冪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巾以覆尊天地之神尚質也樽白理木也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陸氏佃曰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不尊于郊也所謂越席蓋亦以此凡未不飾為樽樽樽杓是也蓋若龍勺疏勺蒲勺則于杓加飾矣

陳氏禮書冪人疏布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彝禮曰犧尊疏布冪樽杓以素為貴又曰器用陶匏孔穎達謂祭天以瓦為尊畫犧于上或曰夏商禮然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為之畫犧其上理或然也

又曰八尊以獻及于天地故巾疏而不畫六彝以祼施于宗廟故巾畫而不疏冪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巾以覆為用象天之體

又曰尊巾以疏布而勺無飾以素為貴也樽白理木與喪士素勺異矣勺以挹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考

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一升觶一升獻一升觚一升觶一升爵一升觚一升觶一升爵一升觚一升觶一升爵

輕肆之心心不輕肆則道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沙尊蓋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故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何氏楷曰犧尊之制未詳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阮諧禮圖王肅二說未知孰是乃周禮既以犧為獻而漢儒又讀犧為娑故毛傳解犧尊云有沙飾也陸元朗亦云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而鄭司農則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愚按如此解犧去之更遠顧起元云古者犧通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娑娑同音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莪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騂犧叶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蔡傳云徽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解說殆有可哂者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形康成阮諶之說盡臆度耳

蕙田案注疏獻讀為犧以為聲誤義讀為沙以為羽飾阮諶以為畫為牛形王肅以為直

作牛形後儒鄭鍔楊簡何楷皆從王肅據此
則犧當如字固不必讀為沙也明堂位以犧
為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為首故直曰獻尊獻
亦當如字不必讀為犧也鄭何雖正婆娑之
非而猶從誤轉之說唯慈湖精核不可易

右器用

五禮通考卷第三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　鼎　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

圜丘祀天

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陸德明釋文作旱音皇本又作皇）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也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疏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凰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

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注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為禮后帥領外命婦者王之妻內命婦二十七人已如蠶事既畢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祭服也案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二月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有異也）

禮記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疏天子云純諸侯云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有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傍才是古之緇字一絲傍屯是純字但書

旨笙
文相亂雖是綸
字並皆作純

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嬪女毋觀省
嬪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
服無有敢惰（注后妃親採桑示率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
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
季夏之月令嬪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注嬪官染人也 疏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必有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

周禮天官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之服冕旒及依盌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之以上裳皆先染絲則元衣亦須絲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共之）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

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蕙田案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是大裘之冕即五冕之衮冕非別有一冕也鄭氏誤謂大裘不被衮又泥于大裘而無旒元冕祭羣小祀之服今乃服以祀天不亦悖乎

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祭先王之服也）

馬氏晞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冕止于五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于祀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于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

蕙田案馬氏謂龍卷以祭兼昊天先王極是

可正鄭氏之謬

周禮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于大射也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裘已下皆有采章為此大裘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鄭氏鍔曰掌為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為有衣以為裘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敢為裘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寒故服裘于裘之上則被衮衣裘被衮則同一冕故司服掌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裘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祼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

方氏苞曰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圜丘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服裘之理況方澤乎自公彥引孝經緯鉤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歷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公彥之臆說耳孝經緯鉤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理與天同謂其尊同牲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舍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為衣服之同也屢人職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況裘冕乎

蕙田案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盛服謂冕服也春官司服掌五冕自衮以下公侯至卿大夫以次服之寧有助祭者服衮冕而主祭之天子服元冕乎大裘而冕者祭莫大于昊天先王而宗廟時享在四仲之月禘以孟夏祫以孟冬大饗在季秋祈在春夏祭地在夏至祀五帝以迎氣時皆非嚴寒不必用裘惟圜丘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之日詩所稱一之日觀發者也周之都在西北圜丘之壇在南郊祭之時在平旦其霜風凜冽較之祭于屋下為更甚故司裘特制大裘以為祀天之服蓋專為冬至南郊設而他祭不用也云大裘而冕見雖服大裘而必戴冕冕與衮相稱王之冕以衮為盛若冕而不衮成何體制豈所謂盛服者耶康成拘泥裘冕衮冕句法遂創為有冕無旒裘上有元衣之說後世難以信從異說紛起踵

訛襲繆至有戚暑服裘必不可行而廢親祀者惟宋陸農師謂禮不戚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王被衮以象天則大裘襲衮可知大裘襲衮則戴冕繅十有二旒可知說最直截而鄭剛中陳用之闡發詳盡可以正註疏之謬而為千萬世之準繩也

又案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夫元衣乃無旒元冕之衣康成誤看大裘而冕似裘之外更無衣而但有冕遂用無旒之元冕以附會于尚質之說今有因無旒之冕即是元冕遂併元衣而附會之以加于大裘之上不知其已同于卿大夫助祭之服也夫裘之外有衣則郊特牲之說信矣既知裘之外必有衣則

奚為不被衮戴冕而憑臆穿鑿至是耶

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注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疏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

惠田案疏冕名雖同旒數有異其說甚詳見後

鄭氏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謂之大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衮故記衮謂之被言被之于其上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衮者益陶鎔素祛圜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之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圓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元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敬之義

蔡氏德晉曰冕冠也古者衣冠相配故衣與冕同稱也大裘而冕者服大裘衮衣襲而不揚而首則戴冕繅十有二旒也十二章者虞書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虫六皆繪于衣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皆繡于裳祀天于冬至服大裘其祀五帝惟立春為然餘則但服大裘外之衮衣而已至夏秋則其衣亦當以紗為之但仍備十二章之制也

禮記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

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家語郊問天子大裘而冕祭天地之服也（注大裘黑羔裘也）有二旒則天數也（注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壇而脫之）陳氏禮書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衮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衮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又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衮冕與裘冕不同謂之大裘而冕則不加衮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遥燕服元端蜡服黄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苴狐裘黄黄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優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由是觀之衮冕以維太常者不必有裘裘冕以送逆尸者必有衣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則裘冕加衮又可知也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此尤無據也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心之敬故因丘埽

地陶匏稟鞂疏冕黈纊衡紞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鐘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楊氏復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鄭後鄭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衮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袪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麛裘青衣以裼之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裘之上未嘗無衣裘而無衣則近于褻矣凡衣必象裘色凡冕服皆元上纁下何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元坤為地其色黃但土旺于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黃而兼赤為纁故裳用纁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注云謂冕服元上纁下是也自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于衣繡宗彝藻火粉米于裳凡十二章歷代皆然至周而又備繅旒之數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衮冕而下享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鷩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于所畏也

周禮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

鄭氏鍔曰上公九命服衮其章九王亦被衮何為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者其說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能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服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服而

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唯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

聶氏三禮圖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上元下纁以綵覆飾之其板側則不用金飾有紐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綬衣服令云大裘以黑羔皮為之元領褾緣末裳白紗中單皂領青褾褖裾革帶玉鉤鰈大帶蔽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珮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縹緣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朱襪赤舄

祀天神地祇則服之

陳氏禮書梁五經博士陸緯等大裘之制宜以黑繒為之其制或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隋始詔虞世基等憲章古制定輿乘服合八等案周禮圖以羔正黑者為之取同色繒以為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絳襪赤舄祀圜丘感帝封禪五郊明堂雩祀皆服之今文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深青表纁裏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其綬裘以黑羔皮為之黑領褾緣朱裳

蕙田案自梁及隋唐後皆服黑羔裘無衣元冕無旒仍注疏之謬也至宋神宗從陸佃之議服裘被衮而後先王之制度復明甚矣議禮之難而儒者考訂之功不可忽也

附辨鄭氏王服九章

周禮春官司服鄭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衮五章裳四章凡九鷩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衣一章裳一章凡七毳衣三章裳二章凡三元衣無文裳刺黼而已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三公一命卷注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楊氏復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是愚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衮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証而知鄭說之非之服十二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矣舜曰余欲觀古人之象益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獨不然乎郊

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藁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璪有十二旒則天之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唯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唯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

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黼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林氏之奇曰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又謂上公九章而王亦九章將何所

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劉氏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于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司常之職云日月為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非也且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雌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

蕙田案諸家破鄭氏周衮九章之說當矣衮既十二章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絺當五章元當三章其諸侯于天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衮冕而服止九章冕止九旒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卿大夫元冕者服一章冕無旒即弁師所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是也

附辨注疏諸家冕旒玉數

夏官弁師鄭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鄭氏鍔曰王之吉服六服每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衮則戴冕繅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馬氏睎孟曰記言龍衮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陸氏佃曰諸侯九斿則上公十二斿可知

弁師賈疏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

蕙田案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云侯當為公緣下文別見諸侯故此當為公山陰乃因諸侯之文謂上公應十二斿誤矣上公亦人臣何得與天子無區別耶

鄭氏鍔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蓋通稱

蕙田案如鄭剛中說則五冕同旒毫無分別實止一冕耳周禮何以稱五冕耶此不足信

弁師鄭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再就用玉八〔王昭明冕斿命數圖曰〕王五冕並十二旒二王後王朝三公加為二伯九命衮冕九旒侯伯加為九卿七命鷩冕七旒王朝之卿六命火六旒子男五命毳冕五旒附庸王朝大夫及大國之孤四命黼四旒王朝上士大國次國之卿三命希冕三旒王朝中士大國次國大夫再命元冕二旒○又曰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旒非也

蔡氏德晉曰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為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異而元冕無服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俱未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服而服三章之希冕倒推之則

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一命之士未受服則但服爵弁矣而鄭康成王昭明乃為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不亦鑿乎

蕙田案禮數降殺皆以兩則章數旒數依先儒陽數之說為是王昭明非之誤矣且如圖說有所謂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者則通大裘之冕共為九冕而周禮五冕之說亦不行矣敬齋駁之甚當其說不可易

王氏應電曰經文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枚矣諸公之繅斿九就瑁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二並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十有二玉為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繅斿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子男

繅斿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繅斿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旒為日而設止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

蕙田案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旒五旒三旒之別而每旒之玉皆十二諸侯以下之冕則九旒七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而玉又用瑉也王昭明旒必十二玉之說非是又據玉藻之文而謂旒有前無後亦拘而鑿陳用之曰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

右服冕

周禮春官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注王在馬曰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樊讀如鞶帶之鞶革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士喪禮今馬亦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元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

為繆旂則屬焉　疏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
祭祀之事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
鄭氏鍔曰玉者陽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飾路所駕之馬錫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太常象天之明旂十有二合天之大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
陳氏禮書司常日月為常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樹弧矢飾之以旄舉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于其上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觀此則大常之制可知矣方氏苞曰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太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旂七旂五旂皆曰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太常則唯天子建之矣

蕙田案五路所建旂亦以大概差等言之其實天子五路皆得建太常也觀治兵大閱王乘戎路而建太常又案禮記載魯君祀帝于郊有日月之章蓋君祀帝于郊有日月之章亦以象天也曆禮也三辰惟畫于太常又唯天子得用之耳天子五路雖俱得建太常而以祀事為重故秦以下掌祭祀者曰太常卿亦以見掌天子祀事之意

禮記禮器大路繁纓一就　注殷祭天之車也　疏殷猶質以木為車
殷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繁五色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
大路素　注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
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注設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路也　疏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注衮冕路車尊嚴不可褻常乘服以為榮好也
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　注雕為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
周氏諝曰乘素車者言殷之郊禮也先儒以為魯公之郊用殷禮則非也
方氏慤曰此與周禮不同者容迂記前代之禮耳
楊氏復曰案巾車一曰玉輅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飾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

禮器疏以素車爲殷輅其言盖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

陸氏佃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盖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太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盖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太常同意乘戎路建太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衮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皆周制也

陳氏禮書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盖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也

蕙田案諸家論祭天車旂不同當以陸氏陳氏之說爲是周氏楊氏以爲殷禮則郊特牲上文明以周質下何緣此處忽入殷禮云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夫三正通於民間則周亦有夏時子在齊聞韶則周亦有韶舞特未廣於天下耳周有殷輅似不足疑況祭天尚質素車安知非陶匏藁秸之

意乎至鄭氏以為魯禮則魯無稱王之事孔氏乃謂魯用王禮亦得稱王斯益悖矣

右車旗

禮記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郊祀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郊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

方氏慤曰卜郊蓋拈用辛之郊耳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于祀大神示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

蕙田案郊用冬至無庸卜日此所言亦魯禮耳然告廟擇士天子亦當有之姑存其說至周禮所云卜日皆兼他祭為文原不專指郊

天言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宿先夕（疏）言凡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夕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

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執事宗伯大卜之屬（疏）大宰率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示執事而卜日（疏）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卜取吉日乃齊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注）執事大卜之屬

大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注）命龜告龜

龜人祭祀先卜（注）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元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祀尊焉天地之也（疏）天稱禮祀地稱血祭是天地稱祭祀

禮記表記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

周禮天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右告廟卜

大神示謂天地　疏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使散齊致齊祀大神謂冬至祭大于圜丘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為小天也

劉氏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具修者特具之所當修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修具

方氏苞曰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四時迎氣之祀且涖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知然者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首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司服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參互其文則其義顯然矣

蕙田案經文明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示即

圜丘方澤也

秋官大司寇若禋祀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疏云）戒之日者謂前期十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于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為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太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太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

地官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誓

春官太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禮記明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周禮秋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古者天子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

通典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

羣官乃習射于澤宮選可與祭者

禮器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宮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同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疏澤澤宮也王在于澤宮中于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士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于澤宮揖讓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于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故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

蕙田案澤宮陸農師以為學宮是也此王立于澤宮親聽誓命正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之謂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注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廐疏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堂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勑也

陳氏禮書戒者勑以事誓者告以言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周禮百族郊特牲百姓儀禮所謂子姓兄弟之類是也澤郊學也誓于澤即其所擇而誓也庫門象法之所在戒百官于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于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然古者用刑之法常恕以寬誓人之詞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孥戮汝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百官之詞也條狼氏所謂殺轅鞭罷者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齊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考之月令

教胥田獵整設于屏外司徒摠扑北面誓之聽禮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氏曰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誓以勅告士衆然則祭祀之誓亦應如此古之讀誓者史官耳太史戒及宿之日讀禮書而協事是也唐制太尉讀誓非古也今猶襲之

右誓戒擇士

周禮天官膳夫王齊日三舉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

史氏浩曰當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其日力之不足則不能勝祭事故三舉以助之非謂盛殺而供也王氏應電曰齊之日宜冲淡以養其精誠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聽樂舉則酒侑食故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姜氏兆錫曰王齊則不舉但不殺牲盛饌用樂耳非必膳膐素食如後世之為也

蕙田案疏謂日用三太牢侈靡非齊所宜王昭明姜上均移改經文終覺未安史氏之說近是

玉府王齊則供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春官宮人凡王齊共其秬鬯疏鄭知王齊以鬯為洗浴之香芙也注給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

禮記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成十七年穀梁傳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疏宮室謂郊之齊宮

荀子端衣元裳絻而乘路志不在于食葷

陳氏禮書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元冠布齊則緇之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謂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是也

右齊

周禮春官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疏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天官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注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供）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疏言式法者祭祀大小皆有斟法式依而戒飭使共具之）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法大小丈尺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為牀于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元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

陳氏禮書案所據之案邸所宿之邸次氈與皇羽者皇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

魏氏校曰經文百職多互舉言有故祭則常祭可知也

通典掌次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帷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接祭退俟之處）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閻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幕人凡祭事共其帷幕帟幄帘綬（注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綴連繫焉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上張之象屋合也幄則帷幕之內設之帝者在幄之內承塵綴條也）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疏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尸尸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鄭云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于郊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

春官大司樂大祭祀宿縣（疏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宿縣者皆于前宿預縣之）遂以聲展之（注叩聽其聲以知完不）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

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元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椓狀也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疏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絼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稾也）

陳氏禮書封人飾牛牲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凡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莊周曰犧牛衣以文繡漢儀夕牲被以絳然則羊人飾羔曲禮所謂飾以繢也校人飾黃駒猶傳所謂文馬也則凡牲無不飾矣

鄭氏以飾為刷治潔清之然則刷治潔清之非所謂飾封人非掌牛而飾牛者牛土畜也使飾土畜因其類也

又曰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毛氏曰楅持牛也絼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又曰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葢楅衡以木為之橫設於角則楅幅其角猶射以楅幅其矢也絼則少儀祭統所謂絼也康成于詩合楅衡以為一于禮離楅衡以為二是自惑也

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注盆簝宮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疏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懸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懸肉也）

陳氏禮書鄭司農謂互楅衡之屬鄭康成謂互若今懸肉格楚茨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氏曰或陳

于牙或齊于肉蓋互牙古字通用掌舍設梐枑條閽氏掌比國中宿互者互行馬也肉格謂之互蓋其制類此鄭司農以為福衡之屬非是

右戒具陳設

周禮天官太宰及執事眡滌濯注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也謂致祭前日太宰眡滌濯祭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謂溉祭器及牲毳之屬疏及猶至

薦田祭及猶與也謂祭前一夕與執事之人

視滌濯耳執事指宗伯宰夫等言

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宿眡滌濯泣玉鬯詔大號治其

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注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預簡習大禮至祭臨以詔相王疏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與否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于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玉故與齍別釋也泣臨視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詔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疏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省牲者察其不如法

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疏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視

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疏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右省眡

淮陰吳玉搢校字